

笔谈散文

B I T A N S A N W E N



百花文艺出版社

I05E/4

笔谈散文

本社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8025



758025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我社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两本《笔谈散文》的重编本，共精选29篇文章。

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对散文的文体或具体篇章进行了分析研究，约略可分成谈散文的重要作用、散文的特点、散文的诗意、我国的散文传统以及当代、近代与古典散文名家的作品的解析等几类，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散文名家的不同风格、流派与发展的历史。对青年初学写作者有指导价值，也可供散文的研究工作者参考使用。

笔 谈 散 文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3/8 插页2 字数135,000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0

书号：10181·475

定价：0.57元

目 录

散文重要·····	老舍(1)
散文领域——海阔天空·····	秦牧(4)
说散文·····	徐迟(14)
散文——文学的轻骑队·····	柯灵(26)
竹简精神·····	李健吾(31)
形散神不散·····	萧云儒(33)
散文的“散”·····	王尔龄(35)
勤于删改 力求精简·····	缪钊(38)
园林·扇画·散文·····	秦牧(42)
散文的诗意·····	刘昭明(47)
散文的诗意·····	李元洛(51)
散文的思想和文采·····	李蕤(58)
散文既须有时代风格也要有个人风格·····	川岛(71)

略谈我国的散文传统·····	郭预衡(76)
试谈继承古典散文传统·····	晦之(81)
关于研究古典散文的几点意见·····	懋园(95)
古代散文中的山水记·····	振甫(103)
谈柳宗元的山水记·····	振甫(116)
评《冬日草》和《平明小札》·····	井岩盾(123)
杨朔的散文艺术·····	黄政枢(135)
论秦牧的散文	
——《花城》读后·····	杜埃(151)
写革命人 抒革命情	
——评魏钢焰的几篇散文·····	吴欢章 孙光萱(160)
论《朝花夕拾》的艺术成就·····	吴欢章(167)
朱自清早期散文的艺术特色·····	何以聪(178)
略谈《白杨礼赞》的艺术特色·····	何家槐(189)
千古高风忆鲁连	
——重读《鲁仲连义不帝秦》·····	冯其庸(194)
《永州八记》浅论·····	王永鑫(203)
谈《岳阳楼记》·····	霍松林(210)
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	高海夫(221)

散文重要

老 舍

我们写信，写日记、笔记、报告、评论，以及小说、话剧，都用散文。我们的刊物（除了诗歌专刊）与报纸上的文字绝大多数是散文。我们的书籍，用散文写的不知比用韵文写的要多若干倍。

看起来，散文实在重要。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天也离不开散文。我们都有写好散文的责任。

据说：“诗有别才”。这个说法正确与否，且不去管它。诗比散文难写，却是事实。散文之所以比较容易写，是因为它更接近我们口中的语言。可以说，散文是加过工的语言。我们都会讲话，而且说的是散文，不是韵文。在日常交谈的时候，我们的话语难免层次不大分明，用字未尽妥当，因为随想随说，来不及好好思索，细细推敲，也就是欠加工。那么，我们既会讲话，如果再会加工，我们就会写出较好的散文来。我想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文化普遍提高，人人都能出口成章，把口

中说的写下来，就是好散文。

是的，讲话与散文原是“一家人”。我听过好几位劳动模范的发言。他们的文化程度并不很高，发言也没有稿子。可是，他们说的有思想，有感情，语言生动，十分感人！我相信，他们若能提高文化，一定会不久就成为写散文的好手。

我非常爱听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晚的全国各地联合广播。在这广播节目里，说的都是国家与国际的大事。正因为是大事，所以必须使人人能够听懂，不能“之乎者也”地背诵古文。同时，它既须字斟句酌，语语明确，还要铿锵悦耳，引人入胜。这就是说，广播的是话，可也是很好的散文。

有的人以为散文无可捉摸，拿起笔来先害怕。不必害怕，人人都有写散文的条件。我们说话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有了写散文的基础。我们写信、写日记，听报告时作笔记，都是练习写散文的机会。不要刚一提笔，就端起架子来说：我要写散文啦！是呀，我小时候在私塾里读书，每逢老师出题叫学生作文，我便紧张地端起架子，不管老师出什么题，我总先写上“人生于世”，或“夫天地者”，倒好像“人生于世”与“夫天地者”是散文的总“头目”！后来，有人指点：你试试看，把想起的话照样写下来，然后好好重新安排一下，叫那一片话更有条理，更精致些，你就无须求救于“夫天地者”了。我这才明白，原来我心中就有散文的底

子，它并不是什么天外飞来的怪物。对，我们人人有写散文的“本钱”，只看肯不肯下些功夫把它写好，用不着害怕！

与此相反，有的人的胆量又太大，以为只要写出一本五十万字的小说，或两本大戏，就什么都解决了，根本用不着下功夫学习写散文。于是，他写信，写的乱七八糟；日记干脆不写，只写小说或剧本。不难推测，一封信还写不清楚，怎能够写出情文并茂的小说与剧本来呢？不把散文底子打好，什么也写不成！

有的人呢，散文还没写通顺，便去作诗。我不相信，连一封信还写不明白，而能写出诗来——诗应是语言的精华！不错，某个诗人的诗确比散文写得好；可是，自古以来，还没有一位这样的诗人：诗极精采，而写信却胡里胡涂。我看，还是先把散文写好吧！诗写不好，只不过不能发表；信写不明白，可会耽误了事！

对，我们不要怕散文，也别轻视散文。散文比诗容易写，但也须下一番工夫，才能写好。不害怕，就敢下笔。一下笔，就发现了困难。有困难，就去克服！把散文写好，我们便有了写评论、报告、信札、小说、话剧等等的顺手的工具了。写好了散文，作诗也不会吃亏。散文很重要。

散文领域——海阔天空

秦 牧

散文这枝花，现在自然也和“文学树”上各个枝丫的花一样，都在开。但是平心而论，这枝花开得还是不够绚丽。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散文，精粹警辟的、谈笑风生的、亲切感人的、玲珑剔透的，使你读时入了神、读后印象久久不会消失的，还是不多。我们有理由来关心，来呼吁：让这枝花开得更加绚丽些。

中国散文艺术的传统，一向是异常深厚的。经、史、子、集，子部集部里面的书，大都是散文；经史里面，也不乏精采的散文。“唐宋八大家”，都是散文家（自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和词人，但他们是以散文家的身份位居八大家之列的）。到了近代，这一文学形式更曾经大大地放射过异彩。鲁迅就认为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卓越的散文作家鲁

迅、瞿秋白的作品更大大地丰富了这方面的文学宝库。在一个散文创作传统如此深厚的国家，散文创作的风气应该十分蓬勃，写散文的好手是应该十分众多才对的。

散文因为形式比较短小，既能够敏捷地反映迅速变动的事物，又方便报纸刊物的及时登载；因此，散文创作风气的热烈与否，和我们社会各方面的面貌是否能够被充分地、生动地反映到文学里面来，大有关系。散文的文风怎样，也一定会影响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因为，如果报纸刊物经常登载的散文是十分讲究简洁精粹的话，短篇小说的作者大概也会受到影响，注意下笔时不跑野马的吧。语言繁冗无味的那一部分诗歌的作者大概也不好意思把作品随便拿出来吧。

我爱看那些警辟的散文。这个领域是海阔天空的，不属于其他文学体裁，而又具有文学味道的一切篇幅较短小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围。它也许是文艺性的政治、社会论文，和“社会科学”隔壁居住，然而一墙之隔，使这些“杂文”仍然是文学的子女。它或者是个人抒情气氛很厚的东西，和“诗歌”隔壁居住，然而一墙之隔，使这些抒情文和它的堂姊妹那叫做“诗歌”的性格嗓门，大有分别。它或者是包含着一个故事，和“短篇小说”隔壁居住，然而这“小品文”的声音笑貌，又和它的堂兄弟大有不同。它也许如实记事，也许夹叙夹议，也许气势万千，也许三言两语……样子虽然很多，它们却都属于“散文”这个家族。

那些最好的散文，有的使人想起了银光闪闪的匕首，有的使人想起了余音袅袅的洞箫，有的像明净无尘的水晶，有的像色彩鲜明的玛瑙……一切的散文形式都应该提倡，各种形式都应该尽量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除了先进的思想是长期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之外，内容和形式的老套、单调，任何时候都是文学创作中必须避免的毛病。

二

某些人可能有一种思想，是对散文的蓬勃发展很有妨碍的，这就是：把文学形式分列高低，总要封一个“王”，有了王之后，再区分，这个是一品大臣，那个是九品驿丞。分列高低的结果，必然有一些被列为“低”的，为这部分人，和他们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受到忽视和冷落。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过这样的话：“……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 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演说，好像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

这段话，对于那些把文学样式分列高低，并对于某些文学样式认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人们，是讽刺得可以的。

那段话指的虽然是旧日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说，现在就连一丝儿“残余影响”也没有。

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社会原因，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各种文学样式都曾经在某些时期一度高踞过“王座”。然而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在文学领域里，这种封王拜相的把戏，只能够使另一些文学形式受到冷落。写一部长篇小说自然比写一篇童话花的力气多，写一部多幕剧自然比写一首小诗吃力，然而却不能说坏的长篇小说比好的童话伟大，糟糕的多幕剧比一首精采的小诗崇高，或者不作为具体作品而作为文学形式来说，某种形式比另一种形式高贵。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百花齐放”。因为在表现事物上，每一种文学形式都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某种具体材料，常常是用某种文学形式来表现就最好，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表现味道就差些。这种情形要求我们文学工作者最好努力使自己成为多面手，如果不成，“退而求其次”，最好除了自己搞的小说、戏剧、诗歌、理论等一个“行当”之外，都经常写散文，因为这和自己的那个行当“相成”而不“相反”。散文的领域如此辽阔，像上面所譬喻的，它几乎和一切的文学形式都紧紧“毗邻”。像搞油画、版画、水彩、炭画的人都各各应该经常搞素描速写

一样，从事各种文学工作的人如果都把写散文当做是当然的事情，我们的散文创作的风气就可以大大地发扬起来了。

三

对于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发表文艺性的评论，纪述令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抨击腐朽落后的事物，……这些事情自然是最主要的，我们也应该有大量的散文担当着这样的使命。

然而，散文创作的内容却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这样的范围。因为：主要的并不是唯一的，次要的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而且“次要”的，也仅仅是和主要的相对而言才成其为次要，就它本身来说，它还是异常主要的。

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散文作品内容很不够广泛，在一些文艺刊物上登的散文，题材范围尤其狭窄。经常是：只有国际小品、社会生活的评论、文艺随笔、读书笔记之类。谈天说地谈得远一点的，像知识小品、旅行记，三言两语的偶感录，私人的日记书简之类，就几乎没有。这种情形，不能说是很妥当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散文应有的新鲜耀目的光彩。

仍得引几句鲁迅的话：“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

‘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南腔北调集》）如果说在当时那样“夜气如磐”的日子里，尚且需要“给人愉快和休息”的东西，在我们现在这样的时代，那就更需要了。

然而这一部分的作品，在报纸上还可以看到一点，在文艺刊物里，却真是少得可怜了。

有些人也许以为那样的东西，脱离政治。如果出版物里尽是那样的东西，自然可以说脱离政治，但如果配合地登载一点，并不能看做是脱离政治。如果一个人一天有一点儿时间在闲谈、下棋、看花、打康乐球并不算做“脱离政治”的话，为什么在出版物里面登一些拉杂闲谈的知识性的文章，就叫做“脱离政治”？

除了国际、社会斗争、艺术理论、风土人物志一类的散文外，我们应该有知识小品、谈天说地、个人抒情一类的散文。通过各种各样的内容给人以思想的启发、美的感受、情操的陶冶。人的辩证唯物思想不是在一天间，也不是光靠读几本硬邦邦的书就能够真正树立起来的。通过贯串着辩证唯物观点的一切东西，教育人们、影响人们，是长期的任务。在这样工作上，没有革命功利主义是不行的，然而，把革命功利主义理解得太狭隘，也是不行的。

我们应该有内容异常广泛的散文。

四

散文一般篇幅较短，篇幅短，写起来虽然有它方便的地方；但要写得短而又好，又不可避免有它的独特的要求。

一座大山上有小堆的乱石，时常无损于大山的壮观。但如果一个小园中有一堆乱石，就很容易破坏园林之美。同样的道理，短小的文章特别需要写得简洁和优美。任何的败笔冗笔在篇幅短小的文章中，时常显得格外刺眼和难于掩饰。

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赖于作者具有先进的思想、深刻广泛的生活知识，储备丰富的词汇。这些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某一方面存在缺陷，就一定给作品带来瑕疵，以至失败、错误，散文无论篇幅怎样短小，对这些方面的高度要求却一点也不应该降低。

△ 思想是一切的灵魂。那些古代流传下来的《师说》《郭橐驼传》之类的漂亮散文，人们爱读它们，并不由于它们的词藻比作者们的其他作品更加美妙，而在于，它们包含着较活泼、较有生命力的思想。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其他的一切才活跃起来。没有思想，或者只有极庸俗低级的思想，但却拚命讲究“铺采摘文”的一些汉赋，后代人对它们所以感到如此缺乏味道，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缺乏灵魂的。

思想像一根线串起了生活的珍珠。没有这根线，珍

珠只能够弃散在地。

我们现在读到的一切动人的散文，它们也许很有词采之美吧，也许很有点新鲜的意境吧，然而如果贯串于这一切的不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崇高思想，那些词采、意境也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在我们的作品中，那怕是短短的一篇文章吧，一定得贯注崇高而健康的思想感情，才能够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

对于美的事物，说声：“这真是美呀！”对于丑的事物，说声：“这真是丑呀！”并没有多少撼人的思想力量。究竟这种美和丑在作者思想上引起的具体反应是怎样的呢？只有表现了这些，才能够引起人各种程度的共鸣。而这才是真正的思想性所在。因为，对于任何东西都懂得说一声“这是物质”，并不等于具体细致地认识了那些对象。

在先进、成熟的思想的指导下，丰富的生活知识、大量的词汇就能够活跃起来了。抓住纷然杂陈的事物的主要的东西写进文章里面，又能够倾注作者的感情，突出地细致地表现它的最主要之点（文学是离不开形象的，形象的刻划总有一些场合是要求细致的，这在任何体裁的文学中都没有例外，在散文里面，也总有它要求工笔描述，以达到细腻、强烈的地方）。而作者运用的词汇呢，又是最恰到好处，栩栩传神的，这样，作品就能够比较新鲜、活泼、光彩和动人了。

为了做到这一步，要求散文作家具有丰富的生活知

识和词汇。这里说的生活知识，包括广泛的直接和间接的知识；这里说的词汇，包括大量的口语和一些还有生命力的成语。要使文笔锋利简洁，非得对于语言文字有高度的敏感和驾驭能力不可。这一点对于任何文学体裁的作家都是一样的。而对于诗人和散文作家，毋宁说要求还要特别地高。

文学是通过个性表现共性的。它时常要求作者不回避表现自己。诗和散文，对作者这种要求更加显著。在“直诉胸臆”和倾泻感情的时候，如果一个作家回避表现自己，就不可能写出精采动人的文字，也不可能给人任何亲切的感受。因为他只能讲一般的道理，用一般的语言，而不敢写出具有个性的见解，具有独特风格的语言。而没有独特风格的文学作品又往往是缺乏生命力的。其实问题不在于表现“我”有什么不好，而在于这个“我”究竟是个人主义的、脱离群众的、低下的，还是集体主义的、和群众共呼吸的、崇高的？我想，真正动人的散文，那个作者的音容笑貌，是总会浮现在读者们面前的。熟练的猎人一扳枪就能够射中飞鸟，高明的医生一开刀就能正中患处。这种“指顾之间”的灵巧的动作，都是长年累月培养而成的。一篇小小的散文也许写作的时间仅仅是一两个小时，但却要求作家深厚的素养，而且不断扩大和丰富这种素养。把散文当做是“小功夫”，“掉以轻心”的写作态度，是很不利于我们散文创作的繁荣发展的。即使是怎样熟练的名作家，我们